

张小泱◎著

三家分晋

战国的前夜

静公二年，魏武侯、韩哀侯、赵敬侯又晋后而三分其地。静公迁为家人，晋绝不祀。

——《史记·晋世家第九》

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。

——《资治通鉴·卷第一·周纪一·威烈王二十三年》



新 华 出 版 社

张小决◎著

三家分晋
战国的前夜

新 华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家分晋：战国的前夜 / 张小泱著. —北京：新华出版社，2015.1

ISBN 978-7-5166-1458-7

I. ①三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06672号

三家分晋：战国的前夜

作 者：张小泱

出 版 人：张百新

责任编辑：江文军 张永杰

责任印制：廖成华

封面设计：李尘工作室

出版发行：新华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：100040

网 址：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：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：010-63072012

照 排：李尘工作室

印 刷：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0mm × 230mm

印 张：17

字 数：240千字

版 次：2015年1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15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66-1458-7

定 价：38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：010-63077101
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
张宝安先生

公子智瑶（1）

这是东周敬王即位的第三十个年头，晋定公成为晋国国君的第二十二年。

秋收早已完毕，一片连着一片的方方正正的井田中，只剩下一行行参差不齐的谷茬儿，这些干枯衰败的植物残躯越发显出北国的苍茫，暗灰色的天空中风云变幻，一层压着一层的阴云在天空中翻滚，大地亦随之变色。接连几天一直如此，却不见一滴雨落下。

于是，晋国的术士们纷纷传言：这是国有大乱的征兆！

晋国国都——绛城，完全被从天空投射下来的灰黑色所覆盖。

一辆飞快奔驰的华丽马车在路人侧目中停在太史府门外，而后，一个衣衫不整的中年男子从车上跳下，不料脚下不稳，一个趔趄，结结实实地趴在了地上，摔倒的样子很是狼狈。然而，中年男子顾不得擦拭额头上的鲜血，挣扎着爬起来就向府里跑去。

此人名智果，是晋国六卿之一智氏宗主智申的族弟，也是他极为重要的家臣。

老太史正愁眉不展地在庭院中观瞧天象，情状狼狈的智果跌跌撞撞地冲进来，一见老太史便扑跪在地，哀求道：“太史救命！”

老太史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眯着眼睛向地上看了又看，见是智果，便急忙上前扶住他，“哎呀！智大夫！快些起来说话！”

顷刻间，智果涕泪齐下，依旧跪着哀求道：“求老太史将智果革出智氏一族！”





在周朝，太史一职除掌管诸如起草文书、记载史料等事务外，还掌管着各大宗族的人口籍册，智果所提请求，正在太史的职责范围之内，但是眼前提出请求的是智氏重臣，这就不得不让老太史吃惊而且谨慎了。

“智氏宗主对你不薄，智大夫为何要自己主动革除宗籍呢？”

“我为智氏一族血脉着想，离开智氏一族，正出于我的一片赤胆忠心哪！”

太史听了，不由斥责道：“这种赤胆忠心，老夫却是闻所未闻！”

智果哭丧着脸，擦了擦从额头流下来的鲜血，耐心地说：“就在刚才，我家宗主召集所有家臣，商议了立储之事！”

“有子则立储，有何大惊小怪？”

“老太史有所不知，我智氏众多家臣皆认为长公子智宵能为家君，但宗主却凭一己之好恶，坚持立次子智瑶为储君，我等苦苦劝谏，无奈宗主全然不作理会！——老太史啊！若是贤德仁爱的智宵做了宗主，我智氏何愁不能辅弼国君、保疆卫土？可是如今智瑶得立，怕是我智氏离灭族之日不远啦！”

太史宽慰道：“你又何必如此杞人忧天？智瑶此人，理应不会太不像样子，不然你家宗主如何会这样喜爱他？”

智果道：“说来也怨不得宗主喜欢这公子瑶，他原本也是人人人爱的！世人皆知公子瑶有‘五美’：身材高大，仪表魁伟；勇武善射，力能驾车；力过常人，武艺超群；能言善辩，文辞华美；坚决果断，勇猛刚毅——”

老太史遂问：“如此近乎完人，为何说不能继任宗主呢？”

智果哀叹一声，说：“若只有这些也就罢了，可这公子瑶偏偏没有仁爱之心！他年幼之时，曾有一家奴不慎在他的剑上划了一道伤痕，他话也不说，拔剑便砍了这家奴的手臂！若是不以仁爱之心去齐家治国，那么他的五种美德不但无益，反而会成为祸害呀！是故我断言，若立公子瑶，智氏一族必有亡族之祸！”

太史听后，微微点头，但随即又指责智果道：“家君有错，你身为家臣，应以死相谏，如此苟且偷生，将以何面目去见智氏的列祖列宗！”

智果忙分辩说：“我家宗主素来固执，他所决定之事，无人可以动摇！如今智氏宗主位列晋国上卿，掌握晋国大权，看似风光无限，殊不知风光背后是种种祸根呀！我晋国自晋文公称霸以来，六卿共秉朝纲，轮番执政，亦曾同甘共苦、肝胆相照！但如今风云变幻，休戚与共的局势怕是不长久了！六卿之中，哪个不想独掌晋国大权？智氏稍有不慎，便有大祸临头，若不早早脱身，以至于我智氏一族血脉尽断，那时智果才无颜面见祖宗啊！”

太史遂陷入沉思：“智果所言，颇有道理。智氏正值烈火烹油之盛，他却想到为智氏血脉作长远计较，想来也是有些远见的人，若是助他出族，也是做一桩好事。”可是转念又一想：“此人乃智氏重臣，智申的族弟，若是让他出族，断了智申的臂膀，日后上卿智申追究下来，我这小小的下大夫如何担当得起？”

于是，太史拉下脸来说：“智大夫，你若是忠君节义，就应与你家宗主同进退、共生死，你出族的请求过于唐突无礼，恕老夫不能相助！劝你还是回去好好侍奉你家主公，不可再动这种荒唐念头！”

智果一听这话，一味地避重就轻，已经明白太史不敢得罪智申，但终究是不甘心，又一把拉住太史衣衫：“老太史！您不能见死不救！”

太史急着脱了干系，便勃然大怒：“你若再如此争执不休，老夫可就派人通知你家宗主了！”

智果见太史说得决绝，便无奈地松了手，近乎绝望地垂下了脑袋。

智果所说智氏少主智瑶，在晋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，年少之时



就以容貌俊美而闻名，时人皆说：智瑶的美貌，怕是宋文公、弥子瑕那样的美男子都自愧不如吧！然而又有人说：这智瑶德行不佳，怕不是个齐家治国之人！但又有喜爱智瑶的，竭力为其辩护，称智瑶为当世豪杰，大可不拘小节云云……总之，晋国人茶余饭后的闲谈中，常以智瑶作为谈资。

每月初一，政务倥偬的智申总要将儿子们叫来谈话，看儿子们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是否有所长进。

长子智宵准时地来了。

智宵此人极其清瘦，肤色白皙若女子，长脸长颈，脸上显现一股闲淡神色，好像天下事都与自己无关。

自然，站在父亲面前，依旧没什么话说。通常的情况是，智申不冷不热地问一句，智宵就小心翼翼地答一句，而后便是极其空旷的安静，一直到智瑶出现，父子三人才会发起一些讨论。

智申在喝茶。不知有意还是无意，他喝茶时发出“啞巴啞巴”的微小声音，好像那茶是人间无上的美味，值得他那么不顾身份地啞巴嘴。茶叶是晋国商人从越国购进的，自然是和晋国国君一个级别的上品。对于生活在北方的晋国人来说，昂贵的茶叶是比较新鲜的东西，所以饮茶风气还不盛行，只有贵族们才能尝到茶汤的甘美，而且此时茶道还未成形，对于用水和器物还没有特别要求，智申用的就是一般的井水，器皿也是寻常用的漆器。

智宵一动不动地盯着父亲身后屏风上的凤鸟纹样，朱红的凤凰翱翔九天，周身缠绕着花团与祥云，姿态优美，甚是动人。智申读过一本古籍，上面说“凤乃神鸟，出君子之国，现太平之世”，故而弄了这样一个屏风，一来隐喻智氏太平，二来自比君子。

智宵在听到父亲一声生硬的“坐下”后，坐在了智申下首。智申举起一个茶盏，递给智宵，智宵忙接了。

智申道：“尝尝吧，味道还好。”说着一饮而尽。

智宵轻轻小抿一口，却只觉满口苦涩，脸上肌肉微微一颤……

在他印象中，父亲的茶向来不好喝。

很久，两人之间都没有对话，智申看着拘谨的儿子，轻轻咳嗽一声，遂用一种介乎于漫不经心和热情洋溢之间的口吻问道：“我儿今年二十有三了吧？”

智宵道：“回禀父亲，宵儿已二十四了。”

智申点点头，“哦，哦，二十四，二十四了！——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老了，记性差得远了！”说着摇摇头，之后就又没有话了。

这时，一缕阳光穿过窗棂，刚好射到智宵的茶盅上，初春的朝阳有种娇嫩的妩媚，以至于让智宵感到这阳光和这个杀伐时代很不和谐。就在去年，齐国伐郑，发兵十万，双方伤亡无数，他亲眼见过那些郑国来的难民，衣衫褴褛，目光中尽是惊恐之色……他不由轻轻叹息，声音小到甚至连他自己都听不到。

“老爷。”一名家奴来到门外。

“何事？”智申用一贯寒冷的声音回应。

家奴道：“公子瑶晨起舞剑，不小心受伤了！”

智申一惊，手一抖，盏中的茶洒了一身，也顾不得擦拭，急切地问：“伤势如何？人在何处？”

公子智瑶（2）

家仆回道：“刚才医者看了，说是不碍的，估摸着半月即可痊愈了。”

“哦——”智申的眉毛舒展开来，“是不是又和豫让在一起练





剑了？”

“是。”家仆道。

智申拈着自己灰白的胡须，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下去吧！”

家仆小心应了一声，却并未立即离去。

智申看一眼站着的智宵，冲门外大叫：“回来！”

家仆忙快速回到门口侍立。

“告诉少主，今日不必来了，安心养伤。”

家仆得了令，急匆匆去了。

智申斟满茶，将茶盅放在鼻下嗅了嗅，脸上露出赞叹之意，随后闭上眼睛，极其享受地嘬了一小口，脸上的皱纹全舒展开了，而后对智宵道：“今日到此为止吧！”

智宵向父亲行了家礼，折身向外走。

然而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忽然出现在门口，那人声音中却有种不屑：“兄长要走？”

来人正是智瑶。

智宵略一点头，将身子一侧，给智瑶让出一条路来。

智瑶进屋，抬起用白绫包扎着的一只手臂，欲要向父亲行家礼，智申却连连摇手：“罢了！礼就免了吧！不让你来，如何又来？”

智瑶笑道：“这点伤算什么！”

智申大笑，望着神采奕奕的儿子，心下越发喜爱。

智宵又回到自己的座位，智瑶也在智宵下首坐了。

智申笑盈盈问道：“近日我儿做些什么事？”

“射箭！御车！”智瑶高声回答。

“好！”智申高兴地应道，“当今乱世，须得习得这些本事才能不屈居人后！”

智瑶面有骄色。

但智申随即又说道：“可是我儿也要涉猎一些兵法谋略才好呀。”

智瑶道：“父亲说的这些儿子明白，儿子也知道兵法谋略的重要，可儿子还是认为，有比兵法谋略更重要的东西！”

智申不禁喜上眉梢：“我儿说说，为父也听听！”

智瑶来了精神，声音洪亮道：“霸气！”

“霸气？”智申很是诧异。

“霸气就是镔铁，无坚不摧！是燎原大火，能烧尽一切！是存乎于天地间的雄健刚强之气！若是有了霸气，别人先就惧了七分，那些惯使阴谋诡计的小人，还不乱了阵脚？到那时，所谓兵法谋略又有何用！”

智申听了爽朗大笑，笑声在庭院里久久回荡。

智瑶扬扬得意地看了智宵一眼：“听说兄长最近在埋头苦读，难不成要学那鲁国的孔丘，做个谈经论道的夫子？”说着，脸上尽是促狭的笑容。

智申听了，便淡淡地问：“哦？宵儿在读何书？”

智宵忙道：“儿子这几日在读兵书。”这些天他确实认真读了一些兵书，不过他心里清楚得很，读这些书，也是为了应付父亲。

“哦，哪部？”

“嗯……《八阵》。”

“有何心得？”

“这个……兵法玄妙，当随机应变……”智宵说着，声音却越来越小，额头上不禁沁出汗来。他虽强迫自己认真读了些兵书，可自己到底不喜欢这些兵家著述，看过之后毫无印象，更不要说什么心得了！

其实智申也清楚，智宵对《八阵》、《六韬》之类的兵法谋略书籍不感兴趣，智宵感兴趣的恰恰是他最不喜欢的黄老之学。

智申不等智宵话说完便道：“那——你看老子的书，有何心得？”

智宵听了，抬起头来望着父亲，道：“老子说：天地不仁，以





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当今天下大乱，圣人不仁，哀鸿遍野，生灵涂炭，百姓好比刍狗——”

智瑶冷笑一声打断智宵的话，然后问：“兄长认为当今日下这个‘不仁’的‘圣人’是谁？”

智宵的言语明显激烈起来：“现今世上，小人当道，哪里还有圣人？这些小人，就是那些杀父的人，就是那些弑君的人，就是那些以强势夺人家国的人！殊不知，上古时代，那轩辕黄帝不以智多而轻人，不以势强而欺人，那才是真正的圣人！”

智瑶大为不悦：“这么说来，当今世上能称得上是圣人的一个也没有了？世人皆不如上古的黄帝，也就是说人不进反退了？依兄长的说法，这世道终究是要退到茹毛饮血的年月喽！”

见智宵不语，智瑶继续说：“上天让人与人有强弱之分、上下之别，为的就是让强者欺凌弱者，上位者制约下位者！强者有一日衰亡，也是自己没有本事！弱者终有一日咸鱼翻身，那也是自己的能耐！”

智宵摇头：“宇宙中存乎大道，道就是顺其自然，而天，也是在道中孕育的，天和道一样，一丝不乱，乱的只是人心罢了！”

智瑶发出刺耳的大笑：“兄长还真是闲云野鹤悲天悯人的高人哪！”

智申不紧不慢喝着茶，安静地听兄弟二人辩论，不做任何反应，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。

他正在为长子智宵而烦恼。

家臣们都认为，宗主之位应由仁厚的长子智宵继承，其实他又何尝不想让长子继承宗主之位？那样会免去多少让他心烦意乱的谏言？然而智宵一味宅心仁厚，其实不过是妇人之仁，实在不是能立于乱世之人！他坚信，若是智瑶成为宗主，必能带领着智氏在晋国乃至天下立于不败之地！

想到这里，他一口气喝掉盏中的冷茶，然后冲二子道：“你们

下去吧，我累了。”

智瑶显然还不想退下，刚刚兴起的他还想和兄长争论下去，可是智申冲他使眼色，示意他不必再争，智宵已很听话地退下了，智瑶见此，只好行了礼，紧跟着智宵的后脚出去了。

走出门外，智瑶大步疾走，抢在了智宵的前头。

智宵忽然叫住智瑶：“弟弟！”

智瑶停下来，很是不耐烦：“何事？”

智宵脸上写满真诚的忧虑：“你这样下去，定会受害的。”

智瑶冷笑一声，用轻蔑而不耐烦的眼神撒他一眼，飞一般走出了庭院。

赵氏的阴谋

傍晚，春风仍持续不断从南方吹来，温柔地抚摸着邯山上的一草一木，好似风与山之间有着无限温情，天地之间一派恬淡，即使不解风情之人也难免心生怜爱，可时逢乱世，没人会将时间浪费在游山玩水上，这样好的景致竟凭白给天下人辜负了。

太阳将最后一丝光辉洒落大地，消失在黑黝黝的大山背后。

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从山上下来，不慌不忙，很是闲散，口中默默诵念着一些朗朗上口的上古章句。

不久，在他身后出现了一个急匆匆的身影，那是一个老者，背着一大捆干柴，嘴里嘀嘀咕咕，显然是因为山路崎岖难行而在发牢骚。

似乎是山路有意捉弄，老者忽然一跤摔倒，肩上的干柴也稀里



哗啦散落一地。

年轻人闻声，急忙过去，将老者扶起来，“老人家，不碍吧？”

老者有些不服气地踢了一脚地上的木柴，“不碍！不碍！老骨头还硬着哩！”说着挣扎着站起来，“天黑，脚下看不清，就给摔了！”

年轻人笑了笑，将地上的木柴捡起来，又细细地捆扎好，扛到了自己肩膀上。

老者也不推辞：“呵呵！有劳有劳！”

年轻人背着木柴，老者在后面扶着，两个人已快下山。

老者很是健谈，一打开话匣子就天南海北说个不停，年轻人则很有礼貌地静静听着，不时应和一声，恰到好处。

“我祖父本是燕国人，在我父亲十七岁时迁到邯郸，我们祖孙三代老老实实，在邻里间也是有声望的！”

“我们家的田，虽不是上等，但夏收的麦子和秋收的谷子都是最多的，南人多种水稻，我看不行！你想啊，种水稻不得下水嘛！啧啧，老汉我最怕的就是水！”

“赵穿大夫来到邯郸后，待咱们老百姓好啊！也不做伤天害理的事，咱们该知足啦！我听说，西边儿的秦国人，春秋两季打仗，一打就一堆一堆地死人，秦国的坟都把地占了去，如今都没地方种庄稼！啧啧！你说说，叫我老汉怎能不感激邯郸大夫呀！”

老汉喋喋不休地说着，也不在意年轻人是否在听，说着说着就送到了不久前从晋阳而来的赵氏少主赵勿恤，“听说这个少主很聪明呢！——年轻人，这个赵氏少主的事，你可曾听说过？”

年轻人摇摇头：“恕我孤陋寡闻，不曾听过。”

老汉更加来了兴致，说道：“这少年虽是赵氏少主，却不是赵氏宗主的长子，他母亲也不是正室，听说还是个胡人。既不是长子，也不是嫡子，他还就偏偏做了少主！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我听说，那赵孟大夫选嗣不同于别的贵族老爷，人家叫什么‘立贤不

立长’。赵孟大夫为了考验他的儿子们，在一片竹板上写了好多言语，然后交给他们，让他们时时诵记。过了几年，赵孟大夫叫来儿子们，问：‘几年前我给你们的训诫之词还记得吗？’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长子赵伯鲁摸摸脑袋，背不出，小公子赵嘉也记不得，轮到这赵勿恤时，他却是背得滚瓜烂熟！再一问竹板在哪里，他伸手就从袖中拿了出来，那竹板油光水滑，一看便知是时常抚摸的缘故，就这样，赵孟大夫便把他立为太子啦！”

年轻人听得饶有趣味，连连点头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二人边走边说，忽然看到山脚下一片通明火把，隐约传来嘈杂的说话声，而且声音越来越大，那群火把明显要往山上来。

老汉早就被吓到了，那少年却不怵，镇定自若地来到山下。这时，火把之中一人大喊：“找到了！找到了！”话音刚落，熊熊燃烧的火把就蜂拥而上，一群人把老汉和年轻人围住了。

强光之下，老汉吓得说不出话。

那些人给年轻人行礼：“少主！”

老汉惊得下巴几乎掉了：“少主？”

年轻人将柴交给一名士卒，嘱咐道：“送这位老伯回去。”

老汉呆呆望着年轻人：“恕老汉眼拙，敢问贵人您是——”

这时旁边一人道：“嗨！原来你竟不知！这位就是赵大夫家的二公子，咱邯郸大夫的族侄，赵氏一族的少主啊！”

这少年正是赵氏宗主赵鞅的次子——赵勿恤。

老汉大吃一惊：“赵氏少主！”

赵勿恤微微点头：“正是晚生。”而后又叮嘱道：“老先生请回吧，只是日后打柴，切记不可多打不可乱打，我见你柴中有许多树苗，这不好，既要砍柴，也要养住这一方山水哪！”说罢，在众人簇拥下离去了。

老汉跪伏在地，许久不起来，颤声道：“老汉记着了！”



赵勿恤回到住处，换了衣服，邯郸午还没有来请他去赴宴，便坐下拿起一卷书简，却看不下去。

明亮的灯光映照着赵勿恤的脸庞。他的脸较之常人棱角更为分明，而且深眼高鼻，肤色甚是白皙，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赵勿恤有胡人血统。赵勿恤的生身之母为胡人，其国地处晋国西北，崇尚红色，国人所穿服饰皆为朱红，故曰赤狄，因其民风彪悍，习俗不与华夏相同，故被华夏诸国所轻视，晋国更是连年征讨，其母便是赵氏在战争中所得的俘虏。

此时此刻，赵勿恤正在细细回味邯山之上老汉的话。

坚毅的脸上不动声色，心中却是波澜四起。

原来，邯郸百姓对那赵穿竟有这样高的评价！

赵穿，赵氏宗族分支，当年赵氏宗主以邯郸为其封地，故又作邯郸氏。如今的邯郸大夫乃是赵穿的孙子邯郸午，按赵氏排辈，是赵勿恤的叔叔。

十天前，他被父亲赵鞅遣来邯郸，表面上是履行每年一次探望族叔的惯例，但真实的目的是打探邯郸方面的虚实，以便在攻打邯郸的时候能事半功倍。

没错，在赵氏眼中，邯郸氏是不得不除的敌人。

外人看来，赵氏和邯郸氏是血浓于水的坚固联盟，但赵氏宗主赵鞅却很清楚，邯郸氏在多年以前就开始疏远本家，反而和智氏走得亲近，而智氏和赵氏恰恰又是拥有许多过节的政敌。

来邯郸之前，父亲赵鞅曾与他有过一次秘密而深刻的交谈，赵勿恤还清楚记得父亲赵鞅的每一句话——

“如今之晋国六卿，以我赵氏为大，我身为晋国第一执政，诸卿自然唯我马首是瞻。可是你要清楚，这几个老滑头不但阳奉阴违，而且私下里多有联结，而他们一旦联合，赵氏一族难以抵挡！韩氏虽与赵氏世代相好，但如今的宗主韩虎为人圆滑，不似其祖韩厥；魏驹深谙骑墙之术，一旦事发，魏氏必然观望，弃弱而附强；

中行寅是邯郸午的娘舅，又与我不睦，若有战事，中行氏必然站在邯郸午一边；而范氏又与中行氏亲近，必然也是邯郸氏的盟友。我虽掌控晋国朝政，但局势对我赵氏而言，甚是严峻哪！”

“你记着，当此之时，赵氏最危险的敌人是智氏与邯郸氏。智申居心叵测，若他真的下定决心挑起事端，必然会以赵氏大宗之位诱惑邯郸氏，若两家联合，则我赵氏危矣！”

“当下最迫切之事，便是除掉邯郸氏！我们征讨邯郸，中行氏与范氏必然会助邯郸反攻，而智申目光短浅，又和中行氏不睦，一旦开战，必因贪图二卿之利而站在赵氏一边，是故，此一战，不但要除掉邯郸氏，还要借智氏之手，将范氏和中行氏一同诛灭！”

最后，父亲意味深长地以八个字结束了他们的对话：“赵氏兴衰，系于邯郸。”

赵勿恤就是在听到父亲这样一番话后，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来到邯郸的。

赵勿恤固然钦佩与感激父亲的深谋远虑，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迎接日后的狂风暴雨，但一想到要除掉体内流着相同血液的同宗，便有些不适。

更何况，邯郸氏在邯郸励精图治，以至于获得了这么好的口碑，除掉他们，又如何面对忠心于邯郸氏的百姓？

赵勿恤迷茫了。他痛恨自己没有父亲的杀伐决断，跟父亲相比，自己真是差得太远了！

正想得出神，忽有人叩门。原来是邯郸午派来的侍者请他去赴宴。他淡淡地应了。

邯郸午兴致极好，夜夜笙歌艳舞，这次又请来了邯郸城有名的女琴师茂姜。这位大名鼎鼎的女琴师年纪不过二十，却是抚弦高手，持一把朱红漆身凤首箜篌，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，让世人惊叹。

席间，赵勿恤喝了一口闷酒，看着体型肥硕的邯郸午与宾客